

从平地升起的
山的虚步
以爵士的节奏向远方移动着。
即兴的轻
折变出人的重负。
山在走,而你一动不动。

这是我多年前写下的一首长诗中的
几句,现在重新读来,仍然心有所动。记
忆中的那座山就像一个人,他站在那儿,
静观时光匆匆,人来人往。他也坐在那



《帽儿山写生》油画 60×80cm 刘恒伟

儿,如果天地一琴,他一定是在聆听风的律
动,季节的呢喃。在我眼中,一座山是一
个人,不仅仅是比喻,更是一种象征——
人与山,互为背景,互为象征,这让所有
的凝视与对话都成为了一种可能,登山
的人成为山的一部分,而山成为人的一
种有意识的存在。诗人华莱士·史蒂文
斯曾经说过:“大地不是一个建筑而是
一个身体。”这句话真好,那些坚硬的
石头忽然变得柔软起来了,一座山在词
语里动了动,舒展了一下身姿。

我写的这座山,是帽儿山,相传是神
仙的帽子掉落于此,形成了山峰,故而
得名。帽冠形状的山峰凸出群山,似乎
是在用神话的口吻讲述一段奇异往事。

一座山的象征主义

□ 阎逸

帽儿山坐落在黑龙江省尚志市帽儿
山镇,距哈尔滨市84公里,距尚志市45
公里。帽儿山主峰海拔808米,是哈尔
滨附近的最高峰,它的确居高临下,站
在日月隆华光明顶上,不用极目远眺,
四周连绵起伏的山脉瞬间便矮了去
下,杜甫所说的“一览众山小”,同样
适用于这座山峰。似日、似月相拥的
两块石头象征着昼夜交替,时间更迭。
时间作为象征,分分秒秒皆成历史。

一座山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人是一座
山,在哲学的意义上都是成立的,象征
本身蕴藏着太多的风雨和诗意,更多的
时候,它是一种精神标记。比如,在抗
日密营,赵尚志、李兆麟、赵一曼等抗
日英雄的光辉足迹,更是增添了人们
对这座险峻山峰的无尽想象。入山
时,需要经过全福门,全福门又叫唐楼
,全楼高27米,完美再现大唐时代的建
筑风格,第一眼望过去,有点酷似古长
安城的宫门玄武门。在半山腰,看见
梅花鹿和马鹿。鹿在古代被视为神
物,在神话里经常与神仙、仙鹤、灵
芝、松柏神树在一起,出没于仙山之
间,这本身就是一种象征。五福树的
象征意味要更浓一些,除去传统文化
中五福同源、五行同气、五脏通神、
五常同德、五树同根的寓意,更是游
人寄托美好愿望的停留之地,为你祈
祷,祝你快乐、安康,这大概是最平
实最真挚的话语了。

那天登山时,天上飘着细雨,中途忽
又起了雾。多少有些不可思议,那年登
山时,中途也是下了雨。“这雨,你得
从斜条纹衬衫上回望,才能看见万古
的存在与虚无。”雨中登山,这也是
象征。只是,上山容易下山难,下山
时两条腿忽然不听使唤了:“如果愿
意,可以倒退着下山,在倒退中保持
着上山的姿势。”这还是一种象征。

看过很多与帽儿山有关的文字,大体
感受亦不过如此。事实上,我真正想
看到的,是关于帽儿山的绘画作品,
恕我孤陋寡闻,至今也没有看到。倒
是在塞尚的作品中发现了一幅:《圣
维克多山》,这幅油

画抽象而又充满立体感,描绘的是山
的远景,画面横向依次为树林、乡村
农舍、农田和山峰,视线由近及远看
过去,像极了帽儿山。这世上有太多
事物充满了相似感,不是相同,而是
相似,像我们的身影,像两座山。而
精神深处的那份空灵和深邃却无法
用语言表述。

重读自己当年写的这首登山诗,忽
然发现里面竟然记载了登山的人
数:“二十四个人/走过玻璃栈道,仿
佛/二十四城被建筑到感官之上,/二
十四个想象力/骑着飞鸟,登枝。”
我们一行去了二十四个人,为什么会
去这么多人?是诗会活动?朋友约的
秋游?还是某个杂志的采风团建?现
在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能想起来的
,只是曾经一起登山的那些人中,有
些再也没有遇见过。由此可见,人
和人相遇是需要缘分的,人和山也
是,在感情和心灵上都需要一种共
通。二十四个人登山,二十四种感
受和印象。想起史蒂文斯的诗句:
“二十个人人走过桥梁,/进入村庄。
/那是二十个人走过二十座桥梁,/进
入二十座村庄。”我相信,从诗学的
角度,二十四个人一定隐喻着二十四
座帽儿山,象征着二十四个登山记
忆。

考古学家曾在帽儿山附近发现一
处距今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遗址,
大量出土的石斧、石刀等石器以及
陶器碎片,不但考据和鉴证了这个地
区的史前史,同时也打开我们的想象
力:新石器时代的人们爬过帽儿山
吗?与后来其他时代的人们到底有
什么不同?那些穿宽袍扎幞头的人
,以及今天穿T恤衫牛仔裤的我们,
在一座山面前,时空并置,古人今
人也许并无二致,除了仰望,还是仰
望。

然而,对一座山的了解,仅仅通过
文字、照片以及视频这些视觉意象
是不够的,它还需要你去攀登,去深
入,去领略,去身临其境地感受。古
人说:“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自然
观、宇宙观都在这里了。无论是过
去、现在还是未来,一座山的象征
主义,也许只是它自己的基本表达。
它是穿越时空的。

一枚绿叶的气象

□ 王文阁

无数次在植物前肃立
观赏不同的叶子
并没有太多惊喜
直到有一天走进叶心
才为绿叶的气象所感动

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叶子
但又没有什么不同
纵便是植物学家
也未给哪片叶子命名
或许是因为平淡
或许是因为繁多
其实
每一枚都是一个世界
每条脉络都是一片山河

它来不及等待
只顾抓住每一缕阳光
拼命向上伸展
纵使在黑夜
也竭力去寻找光明
只为一朵花开
花开了
叶子们一齐张望
风中响起掌声

说不清是哪片叶子
惊到了我
在一棵树下
我不停地鞠躬凝望

“夏都”夕阳随想

□ 文/蒋蓁 摄/石琪

一轮浑圆殷红的落日,缓缓地沉向
松花江对岸太阳岛的树丛,归家的脚步
恰如词牌《声声慢》,且越来越慢。红
日悬停,睁大好奇的眼眸,静静地端详
着南岸防洪纪念馆塔前台阶上闲坐的
游人。

眼前,是苏轼笔下“落日未落江苍
茫”的鲜活实景。人们把手机的镜头
对准对岸夕阳,把又大又红的落日拉
近咫尺之间,照镜子般欣赏。心里品味
着“夕阳无限好”的意境,脑海里翻
滚着许多不解的疑问。常去江沿拍摄
夕阳,脑海里也有着同样的疑问。

你说,夏日里,落日为什么会落在
太阳岛的树丛里?那里是太阳之家
吗?歌中是这样唱的:“西边的太阳
快要落山了。”可是,这是西北边
呀?何况,哈尔滨的西边,是一马平川
、锦绣富饶的松嫩大平原,一望无际
、广袤肥沃的黑土地,看不到歌词中
的西山,也与许多地方“太阳落山
了”的景色大不相同。曾拍摄过江
畔夕照,火红的夕阳落在松花江的上
游方向,染红了宽阔的江面。一条红
色缎带,沿江岸漂下来,浸染了脚下
的堤岸、船舷。落日,也是在西边
呀。难道是为赴这一场隆重的仪式
专程而来?

江畔的黄昏同样“无限好”。娇羞

的夕阳留恋地慢慢卧入太阳岛,一
帘云幕遮蔽了寝房。静坐在江沿儿
的台阶上,眼前的松花江如一匹绛
罗,又似绸缎,轻轻抖动,闪烁着斑
驳的粼粼波光。舞蹈了一天的江鸥
已随落日归巢,偶见两只被爱情耽
搁了归期的白鸥,此刻匆匆踏上归途
,还不忘继续着没完没了的叽叽喳喳
,唧唧我我。身披晚霞凌空飞翔的
缆车,如同金色的游览车,穿梭般巡
视着“江南江北好景色”,江水舒
缓,江风轻柔,凉爽舒适,心旷神怡
。世间难觅此仙境,人人如同“临
江仙”。人们明白了,避暑何需山
庄,消夏焉入竹林。繁华都市却不
喧嚣,热闹街道却无暑热。

对于远道而来的游客,哈尔滨便是
心心念念的诗和远方。唐诗宋词里
描述夏日骄阳的景象——“一轮红
日贴中天,乾坤似火燃”“日轮当午
凝不去,万国如在烘炉中”,在这
里找不到丝毫踪影。与一些号称“火
炉”的城市相比,这里的夏天似乎
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夏天。“骄阳
连毒暑,动植皆枯槁”“天云如烧
人如炙,天地炉中更何适”“炎炎火
镜正烧空,避暑苦无从”“不堪逢
苦热”,这些历代著名诗人写下的
同名《苦热》诗,描述了哈尔滨人
体会不到的暑热感受。



江畔夕照。

游客们在欣赏夕阳之美的同时,还
感受到怡人的凉爽之美。徜徉于异
域风情的中央大街,配以凉爽宜人
的清风,让人忘记身在异国还是他
乡,更辨不清是夏暑还是秋凉。尤
其夏日夜晚需盖薄被的“民俗”,
睡眠那叫美,以前怎么就不知道
呢?这是否就是戏中所唱的“不到
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至此,方体会到“冰城夏都”的真
正含义。与南方一些城市高热的天
气大相径庭,与国内其他城市不同
的欧陆风情,无处不在的音乐和音
乐元素,洋味十足的生活方式,豪
爽、热情、好客、开朗的城市性
格,包容、大气、真诚的哈尔滨
人,都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尤其凉爽舒适的消夏之夜,处处
体现着与众不同和独特魅力。

许个愿吧,在江水中忽隐忽现的
夕阳光影前,存下美好的希冀。

越过冬天的蔷薇

□ 王国辉

蔷薇花,我见过,大都在黄河以南。
在江南的旧巷里,在深色的栅栏上,
开得热热闹闹的,像是春天不请自
来的客人。可在我的家乡——北纬
四十五度的东北小城,蔷薇却罕见。
这里冬天冷得能把铁栏杆冻出裂
纹来,连牡丹都要裹上草帘子过冬
,更何况是那般娇柔的蔷薇呢。

去年夏天,当我偶然瞥见小区那
栋别墅门前的两排新绿时,心里是
诧异的。别墅门前有宽敞的台阶,
台阶两旁是铁艺的栅栏。女主人
六十岁上下的模样,短发,戴着一
顶宽檐的草帽,正弯着腰给那些幼
苗培土。我走过去问:“大嫂,您
种的是什么?”她直起身,擦了擦
额头的汗,笑着说:“蔷薇,我从北
京带回来的。”她的声音爽朗,眼
睛弯弯的,像月牙。我又问:“能
越冬吗?咱这儿冬天可零下三十多
度呢。”她顿了顿,望了望那几株
弱不禁风的细枝,说:“试试呗,
总得试试。等开了花,可好看了。”

我认识的男主人那天也在,听见
我们的对话,便接话茬:“她呀,
就是爱花。去年种了金银花,活了
。今年又开始种蔷薇。”他说这话
时,语气里是嗔怪的,眼神里却是
纵容的。女主人白了他一眼,嗔
道:“人爱花,花怡人,有花的生活
才能有味道。”我笑笑走了,心里
仍旧存着疑问——那薄薄的叶片,
能扛得住东北的风雪吗?

秋天的时候,蔷薇的叶子黄了,
落了。入冬,枝条干枯了。春天来
时,经过那栋别墅,发现那些枝条
果然还是枯了——褐色的,干瘪
的。我心里轻叹一声,到底还是
不行。

也就在那个春天,我听说男主人
病倒了。原本每天清晨在小区里
散步的身影不见了,他家车库的
门也再没打开过。女主人憔悴了
许多,帽子也不戴了,头发有些花
白,偶尔在门口站着,望着那几
株枯枝发呆。我远远看着,不敢
上前打扰。暮春时分,传来消息
——男主人走了,来到古稀之年。

那阵子,小区里的丁香开得正
盛,紫的白的,香气浓郁得有些
不像话。我却总想起那几株枯萎
的蔷薇,觉得它们像是某种来不
及兑现的诺言。

入夏后,我偶然又从那条路经过
,发现枯枝上竟冒出了嫩嫩的绿芽
。先是几片小叶,接着是无数细
小的茎蔓,疯狂地向上攀爬。不
出半个月,便爬满了整个栅栏,打
出了数不清的花蕾。又过了一周
,某天清晨我经过,远远望见一片
粉色的云霞——蔷薇开了。满枝
条的花朵,密密匝匝,粉得柔和,
粉得心醉,在晨光里微微摇曳。

我站在栅栏外看了许久。女主人
正好出来浇水,看见我,笑了笑:
“你看,活了。”她的声音很平
静,像是早就知道会这样。我没
忍住,叹了一口气:“他怎么就
没等到呢。”她停了手中的水
壶,垂下眼,说:“他走之前还
念叨呢,说等蔷薇开了,要在花
下摆把椅子喝茶。他让我替他
看。”说完,她抬起头,笑着说:
“你看,开得多好。”

那天之后,我每次路过那栋别
墅,都会放慢脚步。蔷薇开得愈
发肆意了,粉色的花朵一簇一簇
,从铁艺栅栏的缝隙里挤出来,
像是要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这一
季。风过时,花瓣微微颤动,像
极了某种温柔的呼吸。

花开了,人不在。可那花分明
是为那个人开的。女主人当真在
花下摆了一把空椅子,藤编的,
有靠背,正对着满架的蔷薇。有
时傍晚,她会坐在椅子上,原先
两个人的位置,如今只坐了一个
人。她就那样静静坐着,看花,
看夕阳,看那把空椅子。

我想,这世上许多事大约都是
如此——有些花要等,有些人却
等不到。可等待本身,便已是一
种圆满。蔷薇终究越过了北纬
四十五度的冬天,正如记忆越过
了时间。

花开了,人不在,但还有赏花的
人。那把空椅子,也并不是空
着,它坐满了吹过蔷薇的风。



《被轻视的英雄》的叙事智慧

□ 杨勇

公安作家库玉祥的小说《被轻
视的英雄》,是小说集《被轻视的
英雄》(知识出版社出版)中的一个
中篇。小说以北方城市的一位公安
战线干警耿禹为主线,讲述了他
在家庭、亲情、婚姻、工作、升
迁中发生的故事。这是一篇写实
主义风格的作品,充满了精心巧
妙的设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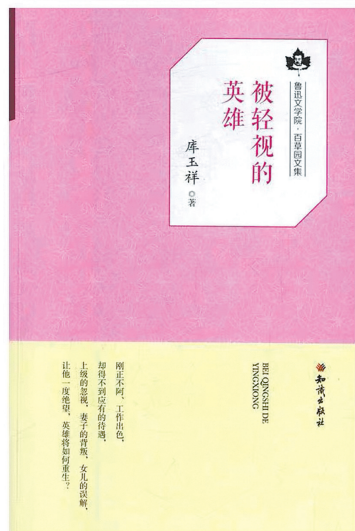
小说紧贴着日常生活本身进
行叙述,不动声色,呈现出客观
中立的写实叙述姿态。

故事背景是一座北方小城,各
式出场人物充满人间烟火气息。
主要人物警察耿禹,形象也并非
完美无缺。在小说中,他是父
亲、丈夫、同事、下属、卑微小
人物,他彷徨迷惘自责痛苦愤怒
过。但在人生境遇的灰色地带,
仍旧尽职尽责工作,最终因勇
斗歹徒而光荣负伤,成为媒体上
的英雄,也成为我们生活中真实
的英雄。作者没有把耿禹塑造
成高大上形象,而是写成有着七
情六欲、充满人性挣扎的普通
人。在小说结尾,耿禹的人生出
现了亮色,耿禹待遇得到解决
,获得了女儿的理解和女医生柯
晓然的一份情谊。英雄的“烟火
气”和“平民化”还要继续下
去。这就是小说《被轻视的英雄
》的可贵之处,避开了“宏大叙
事”和“过度神化”,“平民化
”英雄耿禹,更贴近生活。

小说《被轻视的英雄》可謂是
精心巧妙设计的文本。小说的
魅力源于“虚构”,而“虚构”
的能力来自作者对故事情节的
“精心巧妙设计”。库玉祥在
小说中巧妙设计种种情节和细
节,让出场人物彼此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

库玉祥为出场人物主要设计
了四种关系:家庭关系、社会关
系、工作关系、案件中人物关
系。这四种关系通过耿禹这个
主要人物形成闭环,层层演进。

在服务艺术真实的原则之上,
文学作品精心巧妙设计是一种
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构建。在
《冲突与悬念——小说创作的
要素》一书中,詹姆斯·斯科特
·贝尔说:“如果一个人物没有
遭遇考验、危险、挑战、险阻,
没有经历过内心世界或者客观
世界或者两者兼备的种种艰难
曲折,这样的人物是无法让大
家惊喜连连的。”库玉祥的中
篇小说《被轻视的英雄》在看似
平淡无奇的叙述中,充满了精
心的、无痕的、巧妙的设计感。
正是通过一系列巧妙设计,故
事中的角色通过语言、动作、
活动在情节冲突中形象鲜明
起来,立体起来,引发了读者
共鸣。由此,作者对社会、人
生、世界的判断与思考也得到
确认和深化。



《被轻视的英雄》库玉祥 知识出版社 2017年2月

